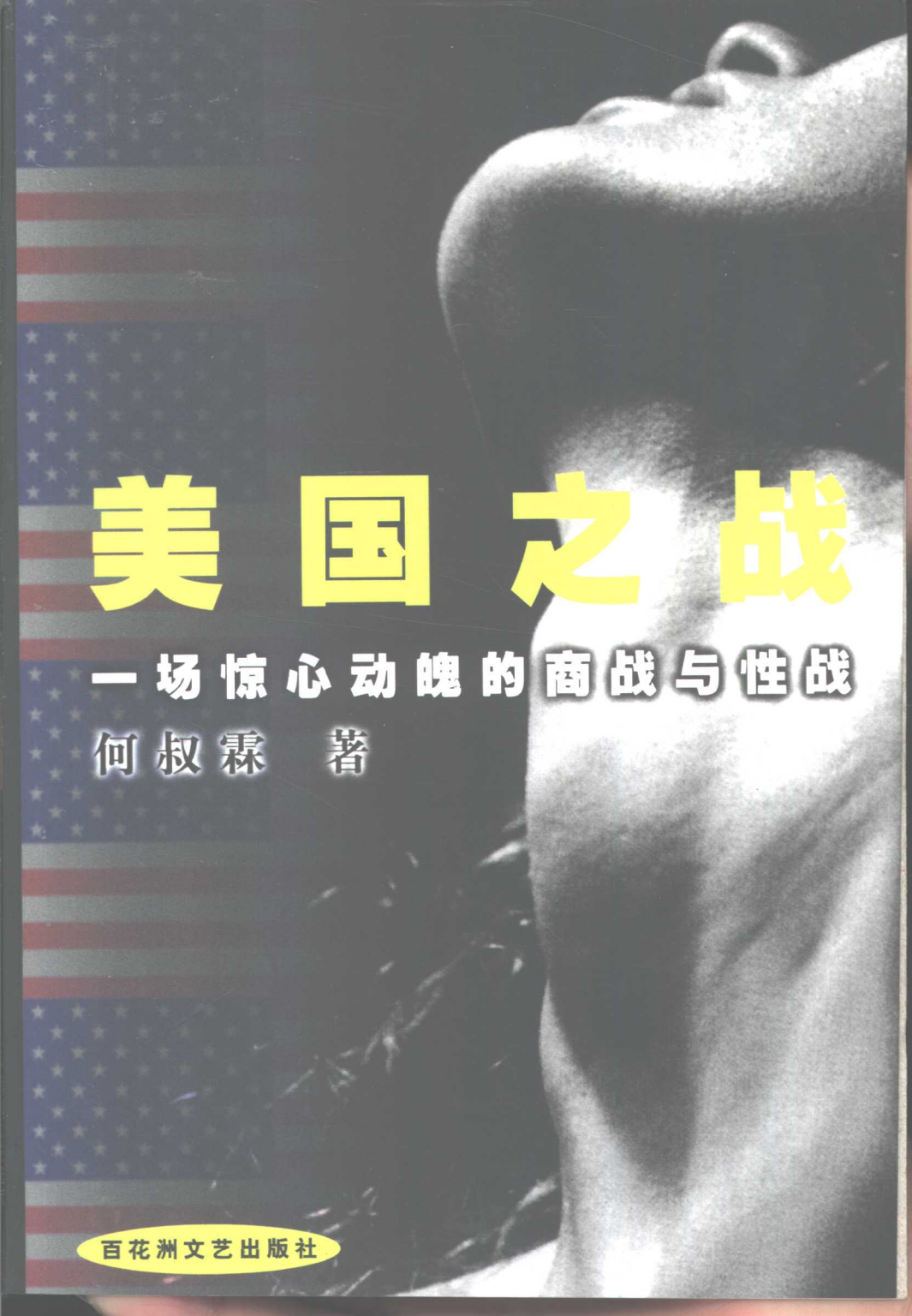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美国之战

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与性战

何叔霖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美国之战

一场惊心动魄的商战与性战



NAF-06/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国之战/何叔霖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1

ISBN 7 - 80647 - 335 - 1

I . 美… II . 何… III 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596 号

书 名: 美国之战
作 者: 何叔霖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)
发 行
网 址: WWW.BHZWY.COM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张: 11.875
字 数: 28 万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 - 3000
定 价: 17.50 元

ISBN 7 - 80647 - 335 - 1/I · 233

邮政编码: 330002

电话号码: 0791—8503450

(江西文艺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从曼哈顿到大西洋城，再到拉斯维加斯，他利用雄厚的财力，以及女人和黑人社会势力，横冲直撞，和所有阻碍他成功的对手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商战。

然而，这个女人是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，她的人生目标几乎与索罗斯一模一样，也是想征服世界，但她后来在她主导的商战中失败了，不能被索罗斯征服，成为她守卫的最后一面旗帜。



这场商战与性战，曾经被美国、英国等众多国际媒体戏称为『美国之战』。

责任编辑 / 萧亮

设计 / 赵霞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何叔霖／著



第一章

在讲述本书主人公索罗斯的故事之前,要先说说他的父亲。

索罗斯的父亲名叫雷切尔,早年在芝加哥经营一家弹子机(赌博机)公司,后来他把这家弹子机公司拓展成为生产各种赌博机的大型公司。在各种赌博机中,雷切尔主要生产吃角子老虎机,是美国的拉斯韦加斯和大西洋城、摩洛哥的蒙地卡罗,以及中国的澳门等世界各大赌场吃角子老虎机的主要供应商。在积累了大笔财富之后,雷切尔开始涉足房地产业,先后在纽约的布鲁克林、奎因斯和斯塔顿岛经营出租公寓的生意,同时大量买进地皮,兴建摩天大厦,然后以出售或收取物业租金的形式,攫取巨额利润。在他不到 40 岁时,就已成为富甲一方的亿万富豪。雷切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、内华达、伊利诺斯、俄亥俄、密西西比、密苏里、纽约、新泽西等 13 个州,都建有自己的豪华庄园或假日别墅。30 岁那年,他娶了有英国皇室旁系血统的基度山·泰韦克尔勋爵的女儿卢克丽霞为妻。

基度山勋爵当时已是一名一无所长、徒具虚名的破落贵族后裔,但他能引以自傲的,是他能养育出世界上最艳丽的女儿。他膝下有四女一男,四个女儿全都是嫁给富家子弟,并且全都嫁到国外。为此他收到了数以亿计的重金回报,使他重又过上了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。但是,他也因此不断遭到那些相对穷困

的没落贵族们的讥笑,称他是“专门靠出口美人换取财富的勋爵”。

然而,勋爵的幼女卢克丽霞并不是个恬不知耻的姑娘,她受过良好教育,有很强的自尊心,不过她也有英国人保守的一面。她开始并不讨厌雷切尔,也没反对父亲作主定下的这门婚事,但这种金钱换美人的赤裸裸的交易,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。

雷切尔为娶卢克丽霞,付给了基度山勋爵 5000 万美元的聘金。如果不是这种被舆论指责的金钱关系,卢克丽霞开初应该说很有些喜欢雷切尔。因他很有头脑,办事果断,敢于冒险,不拘小节,甚至言行粗野,这些可能是许多美国人都具有的品格,令习惯于循规蹈矩的卢克丽霞从内心感到既陌生又喜欢。

在雷切尔开价 3000 万美元,父亲还没有同意这门婚事的那个晚上,雷切尔便以他特有的方式占有了她。

基度山勋爵可能早就提防了这招,那天夜晚,他命令卢克丽霞住进城堡顶端的那间卧室。

那是城堡的最顶层,城堡两面是悬崖,另外两面是荒废的护城河。晚上河上木桥高高吊起,城堡大门也关得很严实,那是进入城堡的惟一通道。基度山勋爵睡在二楼靠近楼梯口的房间,他整夜都在思考着如何让这个未来女婿多出些钱。

这天白天,雷切尔悄悄对卢克丽霞说过一句话:“晚上你会见到我的。”当时卢克丽霞有几分不悦,但到了夜晚,自己一个人困锁高楼,推开窗户,凝视着深蓝的天幕上一轮孤月,再联想起父亲的所作所为,她真希望雷切尔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。但她确认雷切尔是不会做也做不到的。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到半夜,她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大概是下半夜,她被一阵猛烈的亲吻惊醒,然后她在半推半

就的状态下接受了对方。那个晚上，精神上的快乐大于肉体。卢克丽霞无法知道雷切尔是怎样进来的，显然是从窗口，但窗子以下是与城堡墙壁相连的悬崖峭壁，那需要一根多长的绳索呢？而他又怎样使绳索勾住窗子呢？这可只有探险家才能做得到啊！弄得不好就会摔下悬崖，粉身碎骨，但他却成功地做到了。男人为了一个女人甘冒如此之大的风险，使女人看出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，这是很能令女人满足的。

疯狂过后，卢克丽霞问雷切尔是怎样登上城堡的，雷切尔笑而不答。天亮之前，卢克丽霞听见城堡上空响起了飞机的马达声，像是直升机。螺旋桨划动的声音清晰可闻，直升机就悬在城堡上方。很快窗口出现一截绳索，雷切尔把绳索扎在自己腰上，对卢克丽霞说了声“我愿出 5000 万”，便跳出了窗口。直升机吊着他，很快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。

卢克丽霞后来认为自己把雷切尔估计得太好了，他并不是攀登上来的，而是用直升机把自己吊进来的。其实这更符合一个亿万富翁的冒险特征。

卢克丽霞和雷切尔结婚后，住在纽约市奎因斯的贾达卡区，那是一个富人集居的地方。卢克丽霞先后和雷切尔生下了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，本书主人公索罗斯是老三，他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叫谢里夫。

1956 年 7 月，索罗斯在母亲卢克丽霞腹中已经坐胎九个半月，预产期是 7 月 4 日左右，恰好这一天是美国国庆节。此时的雷切尔与从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，他不再仅仅是个追求金钱的商人，他有意淡化自己身上的铜臭气息，试图亲近政坛，捞取政治资本。他和美国的民主党，尤其是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士建立了深刻的联系，为此，他耗费了自己大量金钱，比如他出资赞助一些风头人士竞选州议员或总统，但总是因为自己看走眼，而

导致肉包子打狗血本无归。后来他发现自己资助的一些人都是扶不起的“刘阿斗”，于是干脆自己加入民主党，自己推销自己。他经常在公众场合发表高论，指责共和党的种种不是，声称自己是“最了解美国最热爱美国”的人，但他有时候却连民主党与共和党的阵线和分歧都搞不清楚，有好几次本意是想骂共和党，却恰骂到民主党头上来了，这使一些本来和他关系友好的民主党人士大伤脑筋。于是有个别民主党人对他说：“前台情况复杂，你还是站在后台比较合适。”雷切尔为此大发脾气，大骂进言者“是头蠢驴”，“只有肚子饿的时候才发出叫声”，意思是那些民主党人需要钱的时候才向他开口，得到钱却无所作为。

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坛之争，历来被喻为“驴象之争”，那几年恰好是民主党在野赋闲的时期。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之心，雷切尔在自己庄园的大草坪中央立了一根旗杆，像白宫那样挂着一面星条旗。每当从旗杆下走过，雷切尔都会脱下帽子，朝国旗行注目礼，当然，没人看见的时候，他也会像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匆匆走过。

雷切尔的商务异常繁忙，回到家中不干任何事，但有一件事他必定亲自动手，那便是升国旗，当然这必须是他在家的时候，如果他外出未归，这件事便由值班的仆人执行。

雷切尔的仆人有 20 多名，除了一名管家是男性，其余全是 20 岁左右的年轻姑娘。这些年轻女仆来自世界各地，她们长得不错，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。雷切尔曾经扬言，他要招收一百多个仆人，他准备每个国家招收一名，声称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小联合国，还自许这就是美国精神。马上又有人对他说，不应该只挂美国国旗，还应该同时挂其他国家的国旗。雷切尔真的又竖起了上百根旗杆，各国国旗也买来了，但在他准备悬挂的时候，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干预，不准他这样做。为此，雷切尔将此事上诉

到法庭,但没有任何结果。这样一来,许多旗杆便闲在了那里。他家的女仆发现那些旗杆是晾晒衣物的好东西,高处风大,湿衣物容易干,因此她们开始把裙子、外衣夹在绳子上,然后升到旗杆顶端。这样,五颜六色的衣裙便和星条旗一块儿随风飘展。这成了雷切尔庄园的一大景观。有时候,旗杆顶端不仅有各色衣裙,甚至还有女人的内裤和胸罩。当然,这种情况只有雷切尔不在家时才可能发生。外界一般认为,雷切尔以上的种种行为,只是出出风头而已,这样做是捞不到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资本的。

但雷切尔完全不管外界怎么说,坚信自己比任何美国人更美国人。

他后面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近情理。1956年6月底的某一天,他在一个酒会上宣布,他的妻子即将生产,他已经给妻子卢克丽霞下达命令,必须在7月4日,也就是美国独立纪念日这天生下他们的孩子。

很快有报纸发表文章指出,他的这种纪念方式十分可笑,因为这样没有任何意义,孩子将在哪一天出生,本来就不由人支配,或许他的孩子产期正好是在7月4日这一天,他或她挑选这一天来到人间,并非预知这天具有某种纪念意义,因为历史上的这一天还可能发生过别的灾难性的事件。但雷切尔对新闻界说,7月4日的意义,未出生的孩子不知道,但他知道;孩子是他的,他有权要求他的孩子出生比其他人的孩子出生多一种意义。记者问:“孩子的预产期是否确定在7月4日?”雷切尔回答说:“这只是个大概数。可能是前一两天,也可能是后一两天。但我决定必须是7月4日。”记者又问:“如果出现时间提前或延后的情况,你打算怎么办?”雷切尔说:“我相信现在的医学能解决这个问题。”上述对话见报之后,引起了当地女权人士的强烈不满,

她们谴责雷切尔企图使用药物妨碍孕妇正常生产,认为这是反人道主义的行为,与美国精神背道而驰,是对美国建国纪念日的最大亵渎。有一些女权人士甚至串通起来,打算把雷切尔的妻子卢克丽霞从他家中偷出来,护送到医院等待产期。但雷切尔防范严密,女权人士的努力未能得逞。

7月4日白天,卢克丽霞没有生下孩子,孕妇的状态表明,可能还需要一至两天的时间。雷切尔对请来的私人医生说,务必在午夜之前让孩子出世,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。这位私人医生拒绝给孕妇打催产针。于是雷切尔开始和医生讨价还价。他说:“再加1000美元。”医生笑着说:“给我1万美元,可能我会考虑。”“5000吧,不能再加了。”这时医生正色道:“我的职责是保障孕妇和孩子的生命安全,我不会收额外的钱。”“难道你想让外界看我的笑话?”雷切尔阴沉着脸说。医生摇了摇头,说:“雷切尔先生,这不是在医院,是在你的家里,孩子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生,难道不是由你告诉外界吗?”雷切尔想了想,脑袋似乎有些开窍。但他认为这样做有些弄虚作假、自欺欺人的意思。不过他还是同意了医生出的主意。

1956年7月5日下午,后来雄霸美国大西洋城赌坛的索罗斯,呱呱哭叫着来到人间。

小家伙十分健壮,没有任何先天缺陷,但母亲卢克丽霞由于受到的精神压力太大,生下这个孩子之后,有几年时间一直郁郁寡欢。雷切尔向外界宣称,他的第一个男孩(此前两个是女孩)于1956年7月4日出生,是他和妻子卢克丽霞献给美国独立纪念日的最好礼物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,显得有些底气不足。

索罗斯是在父亲的溺爱中长大的。他上的是奎因斯的贵族小学,上学、放学每天都有专门的轿车接送。他喜欢坐在前排,看司机如何开车。司机是个黑人,有心讨好他,看出他对开车极

有兴趣，便一手一脚做各种示范动作，甚至甘冒风险，请他坐到驾驶座上去。司机还喋喋不休地给他讲各种有趣的故事。索罗斯很多时候都保持沉默，也不认真听对方说什么。小小年纪，索罗斯似乎就有许多解不开的心事。

一直到9岁，索罗斯上厕所后都不肯自己擦屁股，当然这是在回到家中之后，给他擦屁股都是那些年轻女仆人的工作。他有时候甚至故意把屎拉在裤子上，由穿戴整齐的女仆人赶来清理，他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，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。他好像有意捉弄这些女仆。

在雷切尔庄园约50亩绿草地的正前方，有一片并不宽阔的人工湖，市中心在湖的对岸，这片湖水恰好隔断了雷切尔庄园通往市区的道路，为此，索罗斯上学需要沿着湖绕好大一个圈。有几次索罗斯上学都迟到了。他说他讨厌天天坐车，并且诅咒这片该死的湖。

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有些不正常，父亲雷切尔也这么认为。曾经有人逗索罗斯，讲他非常荣幸，出生日和国庆日是同一天，他居然愤怒地叫起来：“我讨厌美国！”了解这个孩子的，可能只有母亲卢克丽霞。但索罗斯也对母亲狂叫：“你是个可怜虫！”还说，“等着吧，我会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给你们看！”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个孩子可能会闹出什么事来。

1966年12月7日上午，雷切尔庄园真的出了一件大事。停在车库的那辆梅赛德斯大轿车不见了，10岁的索罗斯也不见了。整个庄园一片慌乱。顺着辗过草地的轮胎印仔细查看，大家一齐来到湖边，发现车轮痕迹到湖边就消失了。

“他把车开进湖里去了！”人们大叫。

许多人认为，索罗斯这一下必死无疑。母亲卢克丽霞哭得极为伤心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……”

雷切尔听说索罗斯把车开进了湖里,开始也惊骇不已,但弄清楚是哪辆车时,马上放宽了心。这辆大梅赛德斯是他的专座,是他以昂贵的代价从德国奔驰公司订做的,它可以在水底行驶,具有超强的抗压和密封性能,可以说是一辆水陆两用汽车。在全封闭的状态下,该车还可以自动输送氧气。知道这辆轿车性能的人很少,连卢克丽霞也不知道。但雷切尔认为索罗斯知道,他曾坐过这辆车,并且听到过雷切尔和司机谈论这辆车。雷切尔没有向大家说明情况,他任由卢克丽霞和仆人们又哭又闹,他喜欢看到这种“众人皆错,惟我独醒”的场合。问题在于这辆车不适合在湖底行驶,湖底一定有深厚的淤泥,车子并没有安装轮胎至履带的切换系统,如果车子进入湖底还处于行驶状态,一定会越陷越深,以至于被淤泥埋没。于是,雷切尔请来训练有素的救险潜水员。5名蛙人在水下搜索了一遍又一遍,没有发现车子的踪影。他们认为车子一定被淤泥覆盖住了,湖水能见度极低,他们表示无能为力。

下午5点钟左右,卢克丽霞在卧室接到一个电话,居然是索罗斯打来的。“我的孩子,你在哪儿?”卢克丽霞惊喜万分。索罗斯的声音像饱经沧桑的大人一般平静:“我在你们害怕去的地方。我感觉很好。你好好照顾自己,我不能帮你做任何事了……”“我让你跟父亲说话……”“没有必要,我讨厌他!”随后电话便挂断了。

卢克丽霞立即把接到索罗斯电话的情况告诉雷切尔,说索罗斯不可能在湖里,他一定把车子开到别处去了。雷切尔这才想起车里装有电话机,他断定索罗斯和车子还在湖底。他拨通了车里的电话。索罗斯听出是雷切尔,立即就把电话挂断了。“该死的东西!”雷切尔一边骂,一边命令手下人联络有关部门,决定用无线电定位探测仪寻找车子的具体位置,然后用吊船把

车子吊起来。无线电检测仪只有在车内发出信号的情况下,才能确定车在湖底的具体位置,但索罗斯不接电话,这让雷切尔恼羞成怒。雷切尔知道,索罗斯很爱他的母亲,卢克丽霞的电话他一定会接。于是他要卢克丽霞跟索罗斯通话。卢克丽霞再次与湖底通话之后,索罗斯提出要和父亲谈判。雷切尔接过话筒。索罗斯在湖底说:“你向我保证,爱卢克丽霞,不再跟那些可恶的仆人鬼混……”“放你妈的狗屁!”没等儿子说完,雷切尔便大骂起来,“你竟敢管老子!我已经找到你了,等我把你从水里吊起来,有苦头让你吃!”这时接到报告,已经确定汽车的位置。吊船开到指定水域,和蛙人一道配合行动。但是,蛙人报告汽车已经离开原来的位置,而且附近 100 米范围内没有目标。雷切尔只好又来求卢克丽霞挂通电话。卢克丽霞把话筒交给丈夫,说:“他要你的保证。”雷切尔只好压住怒火,向儿子做出保证,今后会爱卢克丽霞,不再跟仆人发生关系。

一直折腾到晚上 10 点来钟,才把车子从湖底吊起来,放在湖滩的硬地上。这真是一辆性能杰出的好车,解开吊绳,索罗斯没有下车,竟然发动车子,一直开到了庄园的大草坪上。

这件事过去之后,雷切尔并没有遵守对儿子的承诺,倒使他产生了一个更加绝妙的主意。他将这辆汽车空运到德国,在奔驰汽车公司进行了修整和改装,增加了车轮至履带的切换系统,改进了一些装备,完全变成了一辆水陆两用汽车。这次改装共耗费 80 万美元,还不包括来往空运费用。这辆车运回庄园之后,雷切尔出资,请挖泥船挖去了约 20 米宽的湖底淤泥,使湖底出现一条宽阔、坚硬的道路。从此以后,他的这辆轿车再不须绕道而行,而是直接从湖底穿过,进入市区。其实,有了这一条水底通道,只不过比原来绕湖而行缩短了 5 分钟的车程,而他却为此付出了 100 多万美元的昂贵代价。这的确是富豪才敢打的算

盘！据说，雷切尔开辟这条水底通道还另有用途。后来有几名离开他的女仆向外界透露，雷切尔经常把她们带到车上，寻欢作乐，有时竟在湖底停留整个夜晚。雷切尔之所以能生出这种颇具浪漫色彩的灵感，恐怕还要多谢他的儿子索罗斯。但是不久，雷切尔便对这种水底游戏腻味了，他的理由是，在湖底下，车内的空气不够新鲜。

卢克丽霞生下索罗斯后，1960年又生下最后一个儿子谢里夫。由于生育频繁，加上沉重的精神负担，卢克丽霞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，形容日益憔悴，人变得又干又瘦，而且身上疾病不断。精力充沛的雷切尔对妻子早已丧失了兴趣。由于表现手段拙劣，屡屡受到职业政治家们的控告和打击，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有所收敛。但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。这时，雷切尔表面上还是一位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成功商人，但私底下，他大量时间沉迷于色情活动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好色之徒。雷切尔曾私下资助一个鼓吹性解放的运动组织，控股开发过夏威夷的一片天体海水浴场，他甚至向1963年在法国召开的世界妓女大会捐款。对外已经如此，在自己的庄园内部他更是身体力行，把种种观念变成实际行动。他的财团总部设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，他在那里拥有两幢40层高的摩天大厦。他的办公室和私人活动场所，占据着其中一幢的第34层的29个房间和大厅。他的私人秘书、保镖以及服务人员，全是年龄在20岁以下的绝色美女，他聘用她们的首要条件，就是审查她们是否跟自己志同道合——即是不是性解放运动的支持者。但并非如常人所想象的，雷切尔日夜不停地和这些美人轮流做爱，开始一段时间或许是，那时，他下令在他办公室的女人一律不准穿任何衣服，他自己也一样，当他和几个女人在大厅昂贵的地毯上做爱时，其他暂时闲着的女人不得走开，必须在旁边当观众。但这种情形持续的日子不

是很长,他似乎感到了满足或者是体力不支,经常趴在巨大的写字台上,双眼毫无神采地望着眼前走过的一个个天仙一般美艳的裸女。后来,他还带自己最好的朋友到办公室来,由他们挑选女人。他旁观自己的朋友和女人做爱,但他常常显得无动于衷,甚至能旁若无人地处理文件,签发账单。雷切尔曾对他的朋友说:“性解放对我而言,就是不再让我受一般女人的诱惑,以前我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太多。”但是不久他又改变了说法:“不想要女人比想要女人是更大的灾难。”朋友问他:“是不是出现了性功能障碍?”雷切尔没有正面回答,他说:“看来,适当的、自主性的禁忌是必要的;人类在两性关系上所取得的成果,破坏它没有多少意义,一切还将回到世俗。”雷切尔的此番感慨,似乎领会到了人类性文明成果的实质意义,似乎他觉悟到了世俗的才是合理的,似乎他就要放弃性解放的主张,重新回到传统性观念的保守立场。事实上,不少美国人在本世纪 60 年代前后,都体验过这种性观念的变化历程。问题在于,如果必须亲身体验的话,这种变化每一代人都可能演绎一回,因此性观念主导下的性行为变革,很可能发生在每一代新人身上,这就是人类的性解放运动颠来倒去、无休无止的重要原因,其症结在于过分注重人类个体的情感体验,而忽视了理性的作用。重视个人权利的美国社会制度,是美国性解放运动的助长剂。美国一些有识之士,总是希望把人性扳回到原始状态,再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不同于或优胜于其他古老民族的性文明,结果也只得到多元并存的回报。雷切尔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代表,或许感悟到了上述意思,但他当时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性还所知甚少。如果任由人类本能在性方面自由发展,异性之间的性放纵只是性解放的第一步,它带来的后果是异性之间的相互厌弃,以及男人的性无能和女人的不满足。第二步便出现了同性恋、性变态等新问题。总之,现代人类